

## 想念徐沟片儿汤

李忠



三伏天，京城正是热得人脚底冒烟的时节，食欲大减。几乎每顿饭前我都会想，若是有一碗母亲做的片儿汤就好了。要说片儿汤，实在是寻常之物，在北方地区家家户户都吃，食材也大抵是面片、羊肉、鸡蛋、粉条、木耳及时令蔬菜，大同小异。但是我家乡的片儿汤，尤其是母亲做的那一碗，的确有独到之处。

老家徐沟地处晋中腹地，物产不算丰富，但饮食之讲究，却远近闻名。这大概与曾经是晋商的故里有关吧。徐沟的商人走南闯北，把各地的好味道带回来再博采众长，造就了令人叫绝的徐沟味道。

换句话说，徐沟味道之好，在于不厌其烦地完善，它是黄土高原的浑厚质朴与晋商精神的精细体面，在漫长岁月里交融淬炼出的结晶。

就说这片儿汤，我时常想，那每一片面片的筋道，每一滴老醋的醇酸，每一勺热油泼下时动人心魄的“刺啦”脆响，不仅吊起人的胃口，也在不经意间诠释着饮食之道关乎生存、更抚慰人心的道理。这简直就是流淌在碗盏之间的晋商魂魄，是粗瓷大碗里盛着的滚烫的人生美味。而母亲，靠着她那聪慧的头脑和灵巧的双手，将这份对滋味的讲究，倔强地融进了一锅家常的片儿汤里。

我做媒体和影视行业近30年，奔来忙去中品尝过不同地域、不同风味的汤汤水水，可还是固执地想念家乡片儿汤的味道。

多年来，几乎每次从外地回家，我总会提前告知母亲，母亲也总会精准地算好时间。如此，在我风尘仆仆走进家门的那一刻，定然会有一锅香气扑鼻、热气腾腾的片儿汤等着我。

有一年冬天回家，大概是久违了的缘故，我竟

一口气喝了五碗。至今还记得，母亲几次想阻拦又不忍心，那复杂的眼神。

我在北京的厨房里也摆着醋和番茄酱，我也曾试着做过几次片儿汤，但面片揪得不是太厚就是太大，番茄酱总熬不出那种透亮的红。最要命的是，油无论怎么烧，那一声“刺啦”总带着怯生生的委屈，不像家里那口老铁锅，底气足得能惊动半条街。

母亲今年90虚岁了，身体已大不如前，还要强撑着给我们做顿饭吃。那天接到母亲电话，说有亲戚刚送来新鲜番茄酱，等你回家给做顿片儿汤吧。我“嗯”了一声，跟着就湿了眼眶。

乡愁从来就不是宏大叙事，不过是一口热汤，一声熟悉的呼唤，一个在灶台前等你回家的人。就像家乡的片儿汤，断然称不上珍馐佳肴，却把家的味道熬进了五十多年的岁月里，稠得化不开，暖得能焐热所有走南闯北的风霜。

其实，我在徐沟生活的的时间并不长，十几岁时就随家人搬到了省城太原。当然，一同搬走的，还有那一锅热腾腾的片儿汤。可我就是想念它。

## 我的父亲

杨永健

与父远相知，不道云海深。2025年一个夏日的凌晨，父亲匆匆地走了。仿佛似一阵风雨过后，院子里的杏树落了叶，把亲人的心撕碎了。身为人子，天人永隔却没有一个告别的仪式，这个难以言说的痛一直萦绕着我。

1943年11月初，父亲出生在古交关头这个小小的山村。父亲目不识丁，但天资聪慧，喜爱文艺，纯朴、善良与勤劳是他的标签。

细细想来，父亲最大的优点大概要数乐于助人了吧。邻里亲戚，不管谁家有困难，只要能办到的，他总会出手相助。父亲是个木匠，在村里，如果谁家的木犁、木杈、扁担、箩筐、锄头等农具坏了，或者是门窗坏了，他总会热心帮忙修缮，从父亲的手上，我看到了缝补的力量，事物回归完整的样子很美好。

父亲青年丧父，他作为家中老大，义无反顾地挑起养育弟妹的重担。他曾在大队赶过毛驴，割过牛草，挣过工分。我眼中的父亲一直在劳作，墨斗、弹线、斧头和大锯“四件套”伴随了他的一生，那是他谋生的工具。至今，在娄烦县的天池店、孔河沟、兑集沟、王家崖、鹰落沟、韩家沟、上下冶南、南岔和四家坪等几十个村庄，那些75岁以上的老人们，大都认识父亲。大家都说，屯兰川的那个做木犁的木匠是个热心人。

父亲还是一位民间艺人，他一生钟爱文艺，曾参加过村晋剧团，扮演过多个角色。每年正月十五村里闹元宵，父亲是文艺活动的主角，给这个偏远的山村带来节日的欢乐。我想，沉浸在角色中的父亲，应该是最快乐的父亲。

让我记忆最深的是，大半夜里，父亲拿着生产队发的“夜宵”（油片子和羊汤面）回到家，轻轻地把我们睡梦中叫醒。当我们揉着睡眼醒来，闻到热乎的羊肉面汤和两张油片子扑鼻的味道，那真叫一个香啊！至今想起，感觉都是一生中最好的美食！

父亲一生挚爱着脚下的土地。他非常喜欢下地。即使是耄耋之年，仍拄着拐杖，步履蹒跚，在田间种瓜点豆，浇水弄肥，侍弄庄稼，辛勤劳作。

写下这些文字时，节令已到立秋。秋天了，父亲总是惦记着地里的山药蛋和山梁上的谷子豆子，关心它们长得怎样了。我循着父亲的足迹走过村头巷尾、山岗梁岭，每一处，都让我忆起父亲的样子。

记忆里，那年初夏的傍晚，母亲坐在院里的老槐树下，一针一线地缝制着蚊帐。那块带点杂色的白色纱布，在母亲灵巧的手中渐渐有了形状。那时候，家里条件不好，买不起成品的蚊帐，但这块母亲亲手缝制的纱布，却是我夏夜里最安心的庇护所。

后来，我成家了。新婚的那个夏天，我特意挑选了一款带着淡雅花色的漂亮蚊帐，当我和爱人并排躺在蚊帐里时，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

前几年，我们全家搬到了太原。夏天来临，我早早地为两个女儿准备好了蚊帐。这些蚊帐由高科技面料制成，轻薄透气，散发着淡淡的香气，据说有驱蚊的功能。蚊帐的边缘还带有精美的蕾丝花边，在灯光的映照下，像一朵朵盛开的花朵。

晚上，我把蚊帐挂好。大女儿乐乐说，蚊帐像童话书里公主的帐篷，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。小女儿果果刚学会走路，对什么都充满好奇。她看着高高的蚊帐，小手好奇地摸着蕾丝花边，嘴里咿咿呀呀地念着“花花”。我轻轻地将她抱进蚊帐里，她立刻安心地靠在我怀里，小脑袋蹭了蹭我的脖子。

看着她们，一个活泼，一个娇憨，像两只快乐又满足的小猫。她们在蚊帐里嬉笑打闹，然后慢慢安静下来，进入了梦乡。

月光透过窗户，洒在蚊帐上，给整个房



## 蚊帐

张雪辉

间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。

那一刻，我站在床边，看着女儿们熟睡的容颜，心中感慨万千。母亲当年用一块简单的纱布，为我缝制出了充满爱意的蚊帐；如今，我用漂亮的蚊帐，为女儿们遮挡蚊虫的叮咬。蚊帐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此刻的心情，也映照着母亲当年为我守护的那份安宁。

人间亲情，辈辈传承。未来，我将接过母亲递来的烛火，用我生命的微光，为女儿们照亮前路。这光，曾温暖过我的岁月，如今，亦将守护她们的春秋。

## 细节里的深情

韩永增

某日与友人聊天。谈到打电话时，他的妻子插话道：“我给他把很多电话都设置成静音了。你说他成天开车在路上，万一因为接电话出个事情怎么得了！我和婆婆说，记住我的电话，有什么事我去办就行。”这么一说，我猛然间想起，去年夏天，我跟他要电话时，他的妻子直接留了自己的电话给我。当时还有些不解，这么一说，让我不禁心生几分羡慕。

同样的感觉，来自不久前参加过的一场婚礼。小两口新郎姓金，新娘姓许。在婚礼现场挂了这么一副婚联：金遇良缘必不相负一路前行，许诺一生与子携手永结同心。听新郎的父亲介绍，这副对联是小两口字斟句酌，亲自拟写的。读着婚联，小两口的甜蜜恩爱溢于字里行

间，令人称羨。

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忽地想起早前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短文。文章讲的是有个人到广州出差，家人发信息，让他回来时帮他们捎买各自喜爱的东西。只有老父亲发了这么一条信息：勇儿，出门别忘带伞，我刚看过天气预报，广州明天中午有雨。中午时分，暴雨骤至，当他拎着满满一袋为家人购买的东西，望着伞外四处奔跑躲避疾雨的行人，想起父亲的牵挂，心中不禁一动，拿出手机给父亲发了一条信息：爸，谢谢您！

在我们平淡的一生当中，藏着许多容易被忽略的细节。而在这些看似平凡的言行里，细细品味，你能感受到暖暖的情意。

图片来源于网络